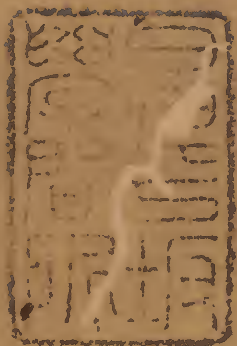


榕村全集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四	一六	三七七	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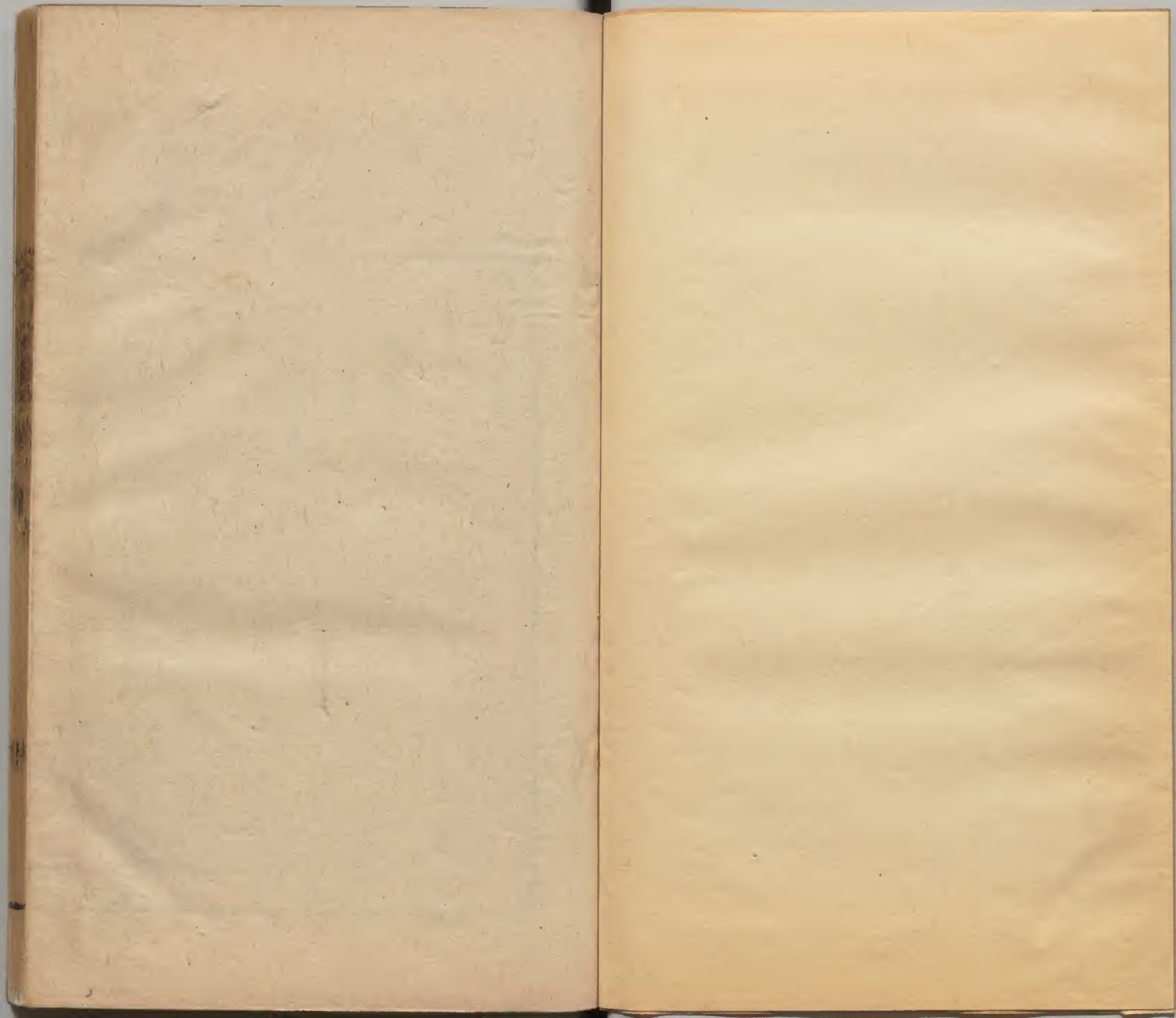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一六	三七七	漢書

卷卅之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677
冊數	16 ( 13)
函號	318 95











榕村全集卷之

海草文庫

劄子三

辛卯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海濱微賤遭遇

聖世廁名清華累蒙

皇上不次之恩由編修躡陞侍讀學士又陞內閣學士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游歷通政使兵部侍郎督學京畿未經報滿遂受巡撫之命在任四年餘復陞吏部尚

榕村全集 卷之三十一



書仍管巡撫事。又二年，即陞今職。是臣一生除授皆出

聖心特簡，非臣階級俸次之所宜受也。前後居官庸碌無狀，行

聖主寬大含容，察其疎愚，恕其罪戾。在巡撫任時，自念邦畿重大繁劇之區，以臣菲才，必難稱職。幸逢

皇上每歲巡省郊圻，必使臣瞻觀天顏，曲垂教誨。凡地方興革事宜，一一皆有成命，可以祇

滿 殫憐保護之下，遂得苟全身名。卒膺光寵，至於

顧問優渥，錫予便蕃，尤非感頌之所能罄也。每與同官張

玉書、陳廷敬等共述

恩遇，以謂生千百載難邁之期，被數十年極隆之眷，未報酬於涓埃之末，恒跼蹐於高厚之中，徒有夙夜鏤心、死生刻骨而已。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坐起甚艱，行步益苦，蒙

皇上賜臣西洋鐵帶，支持數載，實荷再活之恩。然每至旅進趨蹌，班聯陪侍，傾側拘攣，動移常度。雖臣之軀命甚微，而典禮觀瞻之場所繫于



林林全集 卷之三十一 二  
國體者至大。今年已七十。血氣益衰。三月間患苦瘡毒。不能入直辦事。老病侵尋。卽欲請避賢路。因念陳廷敬乞休未久。不忍相繼告歸。嗣以張玉書溘爾隕歿。聖心方在軫悼。臣雖至愚。粗誦詩書之文。畧識君臣之義。豈敢復于此時自陳衰憊。又蒙

恩准坐湯之後。下體畧覺平復。隨于六月末旬。盤跚至閣。已經具摺奏聞。狗馬餘生。勉自鞭策。療治多方。發物禁忌。未敢少疎。不料餘毒絲延。屢寢屢熾。至今兩手硬腫。七箸俱廢。且膿血多至數升。癢燥經夜不寐。服

餌涼劑。元氣因以消耗。始謂疥癬之疾。馴有腹心之憂。遷延床箠。遂歷半歲。綸扉重地。曠職如此其久。縱君父包容。不加罪責。臣獨自安於心乎。是用仰籲天恩。許臣謝退。臣不敢便離

闕廷。欲望粗息病軀。俟十指畧能伸屈。所承修朱子書。卽當次第收拾。彙函進呈。中間條口有應面求指示者。更乞於燕閒

賜臣一見。逐件請

旨裁奪。以便遵依改正。恭繕成書。臣然後取次歸里。臣離



家二十四年。自臣母以至兄弟子嗣。死喪相繼。臣父死於閩亂之時。淺土窆封。與臣母猶未合祔。臣長子亦未埋葬。臣之諸孫幼小。不能代臣襄事。皆待臣以安土。又臣母有應得卹典。亦未經該部請給。

皇上所賜臣祖母林氏女宗挺節。臣父兆慶教忠扁額。竝須臣到家。方可恭誦時日。設立懸掛。臣爵祿逾分。自惟鐘鳴漏盡之年。萬一哀榮不逮於泉壤。爲鄉里所笑嗤。臣雖死亦愧恨於無窮。故敢干冒陳情。覬邀恩命。上得無玷于崇班。下得自完其私計。臣之銜結。尤爲

無極。臣知過既出尋常。恩施皆踰格外。身雖歸老。豈能忘

君。倘抵家後。幸邀日月之蔭。舊疾不至增加。筋力僅支喘息。纔續尚冀扶曳萬里。瞻望

殿廷伏乞

許臣不待奏請。輒自來京。復得一覲。

天光。以申葵藿犬馬傾向戀慕之私。臣餘年至願。于此足矣。臣未敢卽具正本。赴通政司投納者。臣受恩深重。一旦以區區之情。鳴于



君父之前非獨難為言亦不忍言也謹先繕奏摺仰干宸覽倘邀

聖俞方敢具本請

旨伏乞

皇上垂憐鑒照施行

乞休奉

御批恭覆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五日蒙發下臣所具奏摺欽奉

御批覽卿奏摺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近來全無如卿等

者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早晚回宮當面再說欽此恭惟

皇上至仁大德養育羣生誕膺萬壽無疆之福太陽餘照覆露臣工凡先後在廷諸臣多得以祿壽功名終其身者而

聖心篤念耆舊猶且有加無已家人父子之情溢於毫端臣跪誦循環之下誠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受

恩至重敢不黽勉衰邁以報明時直以展轉病患至及半



載素餐曠職內不自安故敢具摺陳情因及瑣細家務蒙

皇上溫諭下頒且許以回宮賜見臣欣喜無極迫欲咫尺天顏跪承

諭旨但瘡毒近日更甚遍體盛發上及髮際不能勝任衣冠不能動移數步

聖駕回鑾未得與諸臣俯伏道左恭請聖安悚息憂懼不能自己容臣調治旬日畧可勝衣移步

即匍匐

御前恭聆

天語然臣自延醫服藥總不如坐湯之有效恨前日識見短淺所請日子不多以致未獲全愈今欲再乞

天恩賜坐湯二七或三七臣稍能就車轎即扶曳以往庶幾脫體可望面

聖有期臣不勝感恩鳴謝惶悚待命之至

御製朱子全書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七日傳示

御製朱子全書序一篇。臣伏讀數遍。切念朱子之書。在前朝列之學宮。著爲功令。弘正以前。家習戶誦。經學醇明。則明之所以盛也。嘉隆以後。王守仁等異說汨之。浸淫至于萬曆天啓。言語文字。詭怪百出。此明之所以衰也。然則朱子之道。關乎治亂。是其明徵矣。然方其盛時。亦惟學士書生相與講明。未有南面之君。深嗜篤好。積數十年。沉潛體味之勤。以造其道。以傳其心。而且實驗於躬行。發揮於政事。至於武功文德。巍

然煥然。而猶兢兢業業。與治同道。由濂洛關閩。以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如我

皇上今日者。儒家言五百之運。術家言上元甲子之歲。今日皆適當之。自非天開文明。聖賢之道將亨。不能及此也。恭惟

皇上好學深思。稽古服道。眞所謂得之聖性。又加聖心焉者。天行之健。則百年如一日。地載之厚。則萬邦如一家。四夷來王。而無怠無荒。庶績咸熙。而有典有則。此固非儒生修身苦節。著書垂世者。所可庶幾。而獨慊



倦於末學之淵源信其可以致君澤民而興太平之  
基使朱子之道湮鬱於江沱而不得施者爛然如星  
斗於今日躋位大成之堂刊書中秘之殿表章之盛  
可謂至矣至於

御序理致之深氣格之厚無一字而不合於天心無一言  
而不本於王道其敘數千載而脈絡分明近如一息  
也可以仰

聖學之淵邃統緒之悠長其累千餘言而元氣盎溢渾如  
一貫也可以卜

聖壽之亶恒歷服之永久古人謂文追典誥論極皇王非  
聖序不足以當之矣臣光地膚淺末學乃蒙

聖序亦齒及之掛名篇端自托不腐又未知何幸而得此  
除恭錄寶藏外合將原稿恭繳臣誠懼誠忭謹摺奏  
以

聞

御製周易折中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一日編修魏廷珍捧出

容村全集 卷之三十



御製周易折中序一篇奉

旨交與臣看欽此臣伏讀數遍恭惟

皇上承三古四聖於一心總歷代羣儒之衆說摘其指要  
序厥篇端理明義精故其言簡而當學醇道粹故  
其持論公以平文無葉枝辭尚體要包涵彙括曲盡  
漢宋義疏之純疵潔淨精微直與周孔經傳而輝映  
誠非經生末學所能措一語於其間臣不勝欣服佩  
誦之至至臣雖分承修一役然微言大義悉稟

聖裁蹟象元圖盡由指示自開局以迄成書逐句進呈無

一字一句不經

聖明酌定者臣得與聞至教挂名簡末已爲大幸乃蒙  
皇上序述篇中獎許逾分片言華袞非不附

明聖以增榮一日鉛刀未免顧鈍頑而知愧臣光地無任

感悚慙汗謹謝

天恩教誨成就以

聞

御製性理精義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因

萬壽嘉節。不得隨班拜舞。謹具摺遣家人齋奏。蒙

御批發下。家人以五月二十四日至家。臣恭設香案跪接。

叩頭謝恩訖。內有另封文字。臣謹啓函捧讀。係

御製性理精義序文。臣伏誦數十遍。仰見

皇上理造精深。詞尚體要。躬行實踐。學已達於性天。緝熙

單心。道實兼夫。聖哲總其條貫。以勒爲成書。約厥指

趣。而序於編首。莊嚴簡重。論極皇王。潔淨精微。體絕

晚近。眞三代訓誥之文。非秦漢以下。葩藻無實。枝蔓

無根者。所可比擬也。鄉村人士。稍有見識者。讀之。咸  
謂性理二字。向者習而不察。一經

聖明闡發。始知性爲眞源。理爲實際。體用合一之指。昭昭

乎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除另繕彙。謹藏外。應將原

發彙本。恭繳。另魏廷珍書中。恭奉

聖旨一條。係

命臣還朝者。臣另差家人齋摺請

旨外。謹先將領到

御序情由。具摺由總督滿保處代奏。以



聞

御製論詩發示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某日傳示

御製先天後天論一篇。五言排律一首。臣恭讀之下。仰惟  
皇上道通極于微隱。學緝熙于光明。默契傳心。直搜河洛  
龜龍之秘。優游彌性。時矢卷阿。梧鳳之音。邵子謂畫  
前有易。刪後無詩。非我

皇上孰克窮圖象而標風雅哉。論剖別精微。其究體用之  
分也。能使道德參同。無所託於開物成務之正。其推  
理數之合也。能使膚儒曲技。無所遁其枝離。傳會之  
偏。蓋八幅之中。而二千年易學之絕續明晦。同異淺  
深。如指諸掌。臣等不特欽

聖學之廣淵。而且服

聖言之簡當。雖復窮年著述。沒世咀嚙。豈能措一筆而贊  
一詞也。詩格律深厚。其寫景寓情。則盛唐人之體也。  
其阜財解愠。則有虞氏之音也。臣竊謂論宜勒之韋  
編。以繼翼傳。詩宜被之弦管。以紹豳風。私心雀躍。非



敢容諛也。除恭抄存彙頌讀外，相應將發下原彙恭繳。臣無任欣幸之至。

行。合寺發示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六日傳示

御製理學論一篇。湯泉應候寺一首。臣反覆奉誦，切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事物之理，即吾心之性也。吾之性，即天地之命也。然欲盡性至命者，必自窮理始。此大學之教，所以先於格物也。世儒言理者，傷於

繁碎，故或拘牽文義，摭拾名物，而不知會通于性命之真。言性命者，涉於空虛，故或直指人心，好言超悟，而不知實驗於事理之著，是皆不能合內外之道，而得聖人之指也。我

皇上

推極理之本原，至於天命率性，而以格物致知窮其至理之當者，為盡性達天之路。蓋合大學中庸首章之義，而一以貫之，不但朱子宗指，不為俗儒曲學所亂。臣愚謂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嘗觀朱子平生著書，最重者大學。大學之說，最要者窮理。百餘年來，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獻章王守仁輩。破除窮理之論。而易以認天理。致良知之說。故士無實學。而世無實用。闢之者。又但滯於名物。粗淺文義支離之間。亦安能有以正之哉。

皇上此論。宜刊示萬世。以廓清洙泗洛閩之統緒。現在刻朱子全書。大學已將告竣。臣謹請以

聖論一章。特系大學之後。其於道術人心。誠非小補。湯泉詩。情意懇惻。音節高妙。益

聖心無日不與天地民物同流。故觸景怡情。莫非真機之所灑發。非學士詞人敢望其規製也。臣愚素不能詩

然生逢唐虞成周之世。飽聆賡歌雅頌之音。勉索枯腸。奉揚

聖作。鐘鏞之下。雜以鼃鼃。其爲顏厚何如。惟冀皇上恕其老朽荒拙。不勝幸甚。

御製記詩發示覆奏劄子  
臣李<sub>也</sub>地謹

奏。本月初一日。傳下御製避暑山庄記一篇。覽孝經衍義詩一首。賜臣觀看。臣

再四伏誦。竊以



皇上性定而神全。故其發於文辭也。浩乎若江河之沛。恩明而意美。故其發於文辭也。盎然如天地之春。含英咀華。而無文人雕鏤組繪之陋。源經本史。而無學者勦說雷同之卑。記文述敘山川。眇八荒之在抱。鋪陳景色。頌萬象而同流。日月氛靄。當

聖世而倍益其光華。草木禽魚。依

聖澤而相欣於茂育。使臣等不在扈侍之班。翠羽之下者。皆可以想像而如親見之焉。其歸在於先憂後樂。固本寧邦。比類興懷。寄情獨遠。曲終奏雅。餘韻無窮。臣

佩服懼悚。非頌言所能仰贊也。至於

皇上仁孝天植。形爲詩歌。故能以數言而括全經之要。博施兼愛。由於歡心和氣之深。濟世匡時。不出地義天經之大。無惡無慢。舉斯心以加彼。而愛敬咸孚。不驕不危。挹乎彼以注茲。而富貴長守。存心養性。爲匪懈。故教及於無方。稽古右文。以日新。故德修而罔覺。凡此皆

皇上之所躬行。身體揆之先聖遺經。而同符者也。

帝庸作歌。實關世誼。



皇自敬德溥勵民風臣私心感悅不能自己謹具摺恭頌  
以

聞

賜御書調息箴扇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一日南書房傳

旨賜臣

御書調息箴畫扇一握臣謹叩頭祇受訖伏惟時際伏金  
溽暑未退臣遠離

行在惟有瞻望雲日虔祝

聖躬清和乃蒙

皇上以犬馬寒暄為念錫之佳筴被以薰風而且

親書調息之良箴開示延年之要道臣雖不能服行古訓

希義農淳沕之民猶覬扶掖衰齡觀堯舜仁壽之化

臣不勝感激謹具摺奏謝以

聞

賜示輓將軍吳英詩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王燏恭請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一  
皇上萬安臣光地爲具摺請安并進書本月十五日奉  
御批朕安書留下了詩二首卿同大學士王揆看欽此臣  
光地揆等恭捧

天章再四熟讀仰見我

皇上眷念舊勳始終優渥誠爲史冊所不經見然皆出於  
居安思危之意推心任下之誠故溢爲詩章者情誼  
溫靄訓詞深厚宜與彤弓之什照耀千古大風之歌  
未足云也臣等謹手寫敬藏外合將發下原稿恭繳  
臣等不勝欣幸

奏明開捐議稿未敢畫題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切修葺通倉一事係臣等傳

旨九卿理應列名但臣詳閱九卿所開捐納條款似太繁  
碎亦有當日爲用兵賑饑一時權宜之計俯允廷議  
者今昇平在運正鄭重名器之時修倉所費無幾似  
未可以彼時事例槩行今日況其途太雜其價太賤  
雖市井負販之人用一百餘金加一監銜再用千金  
便得知縣之職層累而上再用數千金遂至道府而



未嘗一日辦事也。臣所見同鄉之人，有口未生髭，目不識丁，便已牧民者。或剖百里之符，或擁一道之節，而其爲童騃無知自若也。似宜於遞呈之時，別其出身之良賤，給職之際，驗其年貌籍貫之真僞，考其文移書判之通否，且令其所出貲果足以濟公家之用，而不至於低賤易得，以褻

天朝爵祿之尊，庶於

國體民生兩無虧損。九卿但取赴納之多，未加詳慎，似未能仰體

皇上澄清吏治、愛恤民命至意。此案會議經月，臣以閣務不能每日在班，及至定稿，臣心未允，愜亦曾對同官言之。是以未敢畫題，相應具摺聲明，乞

皇上鑒臣惓惓愚誠，非敢違衆立異，俯垂矜恕。臣不勝感激。

覆江南督撫互參及科場兩案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日者張鵬翮等所審江南督撫互參及科場兩案，蒙



皇上聖明洞鑒

諭旨周詳。臣等已欽遵會議具摺覆奏訖。臣又伏思之。臣等細繹督撫互參疏內。兩面多屬虛詞。蓋張伯行操優才短。以之理煩治劇。廢閣事務則有之。然皆非有心之過。噶禮身為兩江總督。斷無於科場取錢之理。總緣二人素不相合。激為過當之言。今若欲窮竟其事。究無實跡。徒使封疆大臣。以誣罔之詞。互相汗。鱗恐於

國體有傷。臣愚乞

皇上斷自宸衷。將二臣作何處置。或者嚴加懲譴。赦過錄長。出於

天心。總無偏黨。至科場一案。壞亂已極。士氣沮塞。物論騰沸。今張鵬翮已往福建察審數大案。來往稽時。延及冬春。則

萬壽大慶已近。為臣子者。亦不願以此等濁惡之事。塵瀆聖聽。臣愚乞將一千人犯。著解來京。發刑部嚴加鞫訊。則盡三秋。可以結案。官邪倣而

國法伸矣。臣愚拙無識。不勝冒昧惶悚之至。



賜熱河菜蔬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本月初九日。總管王朝卿傳臣至南書房。奉旨頒賜瓠茄蘿蔔及醃菜等物。臣謹叩首祇受。薦之祖先。然後伏食而品嘗之。恭惟食瓜斷瓠。

聖主每撫時令而繪豳風。遂使場人之獻。頒及老臣。微臣敢忘兢惕。謹具摺奏謝以

聞。

報雨澤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伏惟旬日以來。雨澤時降。節序當大小暑之中。實一滴萬金之候也。又聞山東河南俱已霑足。江浙福建等處亦皆調和。可以仰慰

聖懷。稍紓憂軫。即日伏盡秋生。涼熱狎至。萬望頤養天和。厚培海內臣民之福。臣不勝欣幸。

賜菜品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因遣家人奏摺恭請



萬安奉

旨朕安仍交家人帶回菜品十罐賜臣臣謹北向跪受合家品嘗以飫

聖恩伏惟

聖德茂育百穀用成故盈畦之茹競獻其青葱而實豆之蒞下頒於尸素臣不勝感愧謹具摺奏謝以

聞

賜草荔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一日蒙

皇上發來花水果一包賜臣嘗之仍

諭此果產於寧古塔求種於興安大山移栽熱河遂致蕃

茂臣伏思雖一草一木之奇

皇上必不遺遐遠致之上國而況於人乎詩所稱菁菁者

莪樂育材也臣恨無文藻不足以歌咏其事耳至此

果香味果可與荔枝相仿臣脾病月餘鼻不識薰蕕

然蒙

賜啓視孔竅忽開遽聞香氣可知馥烈非常也



皇上錫之嘉名。自此便當譜入異品。千載流芳。草木猶需  
遇時。臣益自幸其遭逢之偶。謹具摺奏謝以

聞。

賜玉泉山水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因奉差內侍問及臣病。臣具摺謝

恩蒙

皇上御批教戒。委曲詳盡。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臣雖不明  
醫理。然從前遵行

聖誨。歷有成效。惟有益加謹疾。使脾氣滋生。以延犬馬餘

齡於

聖世而已。又蒙

皇上特諭中官。每日給臣玉泉山水。傳示之下。益深悚慄。  
前歲臣患瘡瘍。賜之海水。以滌煩痲。今者偶病中虛。  
又錫甘泉。以潤湫底。沐浴載德。飲酌知源。惟

恩施已極於汪洋。而報効曾無於涓滴。感激之私。實與愧  
懼俱長。謹望北九叩具摺恭謝以

聞。



賜佳菓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十日

行在兵部發來黃包一具到臣奉

旨云云欽此臣俯伏感悚不能自已竊念臣自夙歲受知

到老益荷憐念年來血氣衰憊諸症雜發乃氣候所

當然蒙

皇上俯注天心備加救護

賜醫賜藥以至食物湯水之類無不自內給發艱於行步

則每命參扶怯於晨興則時令憩息自古人豈不可

倖邀之

恩數臣獨何人而身叨受之茲所

賜佳菓性味非常服食數次腸胃俱寬草木異滋更重以

天厨之法製此炎帝所謂神而化之應能延犬馬之齡

不特卻病也退念昊天之恩崦嵫餘景何路報酬惟

有仰師

皇上之聖學於千古而有光私祝

國家之歷年永萬祀而勿替臣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謹



具摺恭謝以

聞。

榕村全集卷之三十一

劄子四

乙未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海濱微賤。遭遇

聖世。廁名清華。累蒙

皇上不次之恩。由編修躡陞侍讀學士。又陞內閣學士。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游歷通政使。兵部侍郎。督學京畿。未經報滿。遂受巡撫之命。在任四年餘。復陞吏部尚



書仍管巡撫事。又二年即陞今職。凡臣四十年來除授皆出

聖心特簡。非臣階級俸次之所宜承也。前後居官庸碌無狀荷

聖主寬大含容。察其疎愚。恕其罪戾。矜憐保護之下。遂得幸全身名。以至今日。至於

顧問優渥。錫予便蕃。尤非感頌之所能罄也。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又因三年前瘡毒發體。曾具摺丐

恩休致。蒙

御批云云。欽此。臣伏讀感咽。竟日沾纓。不能自禁。既復奉面諭。以內閣現在老臣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賜資類仍。枯株敗枿。復得更生。皆日月雨露之所晞潤也。五十二年

萬壽節後。臣復叩申前請。又蒙

皇上以承平日久。修文為先。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加刪輯。以惠萬世。

御纂朱子全書。繼以羣經性理諸編。皆煩

聖心裁定。臣所承修。係易經性理。猥以淺劣末學。一三年



間荷

皇上殷勤指誨字酌句議縷析毫分每一經駁正則能使愚蒙頓開昏翳立現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於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將次告成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已過而且痼疾纏綿症候旁雜每遇奏對多失儀節聖主哀矜之至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乎又臣父沒於閩亂之時窆封淺土與臣母未得合祔臣母之

沒因臣在京守制應得

恩數亦未蒙部給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久者暴露已屆十年臣孫幼小未能襄事臣以草露風燭之齡前期不能自料誠恐臣身已極於寵耀而泉壤未沾夫哀榮烏犢私情難免悽惻故敢瀆懇

君父之前允臣休致庶微臣得遵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之恩不勝感激之至臣伏念人生所難值者太平之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至於身受特達之知心迹無閒日聆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來未有如臣



之幸者也。臣聞野老扶杖以觀化也。葵藿傾葉以向陽也。臣之遭時如此。受恩如此。其樂觀熙皞而傾心聖明者。曾是野人園花之不如乎。抱誠結戀。雖夢寐不敢忘。

君衰病引年。實不獲已。伏乞

聖主哀而諒之。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乞休得

溫綸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切臣以衰疾乞休。實出於萬不獲已。上疏之後。累夜

反側。不能自安。蓋身病不任樞機。年暮則須引退。此

臣之義也。然曠世之恩。難忘。而如天之德。未報。此又

臣之情也。本月十一日。恭聞

聖旨。卿才品優長。文學素裕。寬弘休容。得大臣之體。自簡

任機務以來。恪共清慎。益著勤勞。今雖以老疾乞休。

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請。正資倚畀。其樂昇平。柰

泉壤骨肉之分。亦係一生之要事。暫給二年假。事完



即來京辦事。以副朕篤念老臣至意。欽此。臣捧讀感  
激流涕。雖親戚僚友見之。莫不爲臣悲喜也。伏念臣  
以海濱賤士。自壯歲卽受

聖明特達之知。延及晚節。有加無替。爵祿之餘。教誨成就  
本駑駘也。而鞭策之比於良乘。本樗櫟也。而繩削之  
比於佳材。誼兼

君師。恩同父母。至於衰老疲癯。應與敝帚同棄。而又褒獎  
以榮其歸。眷念未忍其去。凡

天誥之優厚。一一非微臣之所敢當。臣誠何修而得此於

聖世哉。再念

君父矜惜之恩。至於如此。爲臣子而敢頃刻懷安。非人類  
也。但恐頹齡已迫。而痼疾久嬰。不知此生有分復見  
天光與否。倘託

皇上天地洪鈞之庇。喘息猶在。筋束僅支。雖不能効力班  
列。尚覲扶曳。萬里瞻覲

聖顏。以畢餘生之願。則臣雖瞑目不朽矣。除修本赴通政  
司謝

恩外。謹具摺。先此稱謝。以



聞臣收拾諸書完明且調理脾疾稍愈即赴熱河交繳書籍詳請

聖訓并叩首

陛辭請期就道臣不勝感激戀慕之至

陛辭回京奏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恩允回鄉趨

行在謝恩辭陛蒙

皇上欽賜寓館每日賜食兩次又賜見六次教誨諄渥雖

父母顧復之慙無以為喻所最驚心者臣以微菲賤

士通籍四十餘年出入中外豪無報稱從前

恩遇隆加慚懼已極今茲老病求退愧恨尤深乃荷

皇上恩旨錫之褒嘉

御製餞詩錄其微節古人有云文追典誥論極皇王一言

既出孰敢改評臣誠不足當此然

聖明終始保全之厚雖沒身何可忘也又

命諸王及大臣詞臣賡和成篇播之朝端永為家寶加以



重賜扁鵲義取詩書

皇上所以策勵老臣者備至。而循省平生無能髣髴聖言之萬一。汗顏踧踖。尤不自勝。臣祖臣父臣叔臣弟臣冒昧以微善奏聞。俱蒙

御筆扁鵲之賜。泉壤生光。蓬門改色。私家何幸而邀此於聖世。恩施愈重。報塞愈難。惟有舉家相勸。循分讀書。處為守法之民。出為奉公之吏。如細草欲酬三春之德。聊存寸心而已。今臣住京數日。與

武英殿諸臣商畧未盡事宜。且收拾行李書籍。於九月

初旬內買舟登程。北向叩首。瞻戀無極。禱祝

聖祺。與天同壽。謹此具摺恭謝以聞。

賜食物紅稻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六日南書房捧出

皇上恩賜臣燠細鱗魚一匣。鮮鹿肉條一匣。另紅稻一石。即叩頭祇受。隨奉薦祖先。均霑

天澤。切臣以辭



關到熱河旬日之內。朝饗夕殮。悉飫尚膳。此從古藜羹  
糲飯之人。所未經見。今臨行匆匆。猶蒙

皇上念及遠自

行幄馳

賜珍鮮。眷注深恩。有加無已。其時適有同僚數人送臣  
者在坐。莫不歎息咨嗟。謂

皇上篤念老臣如此。其至也。紅稻異種。出自天貽。臣謹推  
錫予之意。試之兩熟之鄉。使萬世頌后稷者。亦無此  
疆彼界。不獨臣家子孫。服穡先疇。誇爲盛事而已。謹

具摺恭謝

聖恩。臣不勝瞻依戀慕之至。

報到家日期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八月初十日。在熱河叩首

陛辭。至九月初三日。出京。初九日。開船。迴望

闕雲日遠。戀

主之私。結于夢寐。緣水行遲滯。而臣以衰病之軀。遇江湖  
風雨。則多停宿。直至臘月。方涉閩境。一路見浙閩年



歲甚是豐熟。閭閻安堵。枹鼓不驚。至武臣仰體

聖意。鳩鳩墩臺。處處修整。器械衣甲。亦甚鮮明。此皆

皇上德威遠暨。故能使陬澨從風。蒼黎食福也。臣託

皇上天地洪庇。長途無他疾病。但兩耳益聾。自是老人氣

候。抵家後。經營私事之暇。當仰遵

聖訓。調攝餘生。庶幾筋力猶能支持。再圖一望。

天光。是犬馬之至願。伏祈

皇上為社稷蒼生保重。稍節兢業萬幾之勞。優游彌性。迓

無疆之休。海內臣民不勝厚幸。

萬壽節恭賀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恭惟

皇上運際中天。德符隆古。民心歸而帝命鞏固。謳歌遍而

曆數悠長。蓋有超千古之事功。則必有冠百王之祿

壽。此自然之感應。在書洪範無逸。在詩天保卷阿。皆

可徵也。恭逢康熙五十有五年三月

萬壽。陽序布和。羲躔舒景。萬物齊潔。同兆庶之熙風。永晷

增加。協升恒之純嘏。河圖數周。而洛書方始。皇極福



欽而天壽同流。頌禱覃於滋。陬瞻依及乎蠕動。臣適以家居。未得與廷臣蹈舞墀下。遙望

紫闈。徒有心傾。率父老以祝三多。臣民齊願。聞山川之呼萬歲。草木同聲。臣不勝懽欣慶幸之至。緣在籍未敢奏表。謹具摺稱賀以

聞

萬壽節進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恩賜准歸里。以舊歲除夕抵家。隨於本年正月初三日具

摺報明。遵

旨送交總督滿保代為封奏。訖。臣一路所經。凡歷六省。烟火萬里。雞犬相聞。延及海澨。波浪不驚。允稱太平極盛之世。雖福建土窄人滿。民貧俗奢。未能家為久長之規。人興禮義之化。所賴

聖明遠照。文武冰兢。兵民和安。姦盜斂戢。視臣二十年前還朝之日。吏治民生。營壘學校。又覺蒸然一變矣。臣以暮齒身載



殊恩日與鄉村耆老歌詠堯舜之澤曠古遭逢史乘希觀  
惟是戀

主私衷拳拳夙夜當此拜舞之辰未與班聯之列萬里陳  
誠不勝悚息臣檢得家蓄舊板書八種俱屬平常之  
書其中真德秀讀書記乃其平生攻苦積累所成頗  
為前儒推重然訪之德秀浦城舊鄉久無此板故此  
本皆係前人寫補閒亦殘缺一二無從鈔足若  
禁苑未備此書似亦可供

乙夜之覽也緣閩中僻陋鮮有收藏愧無精善之本可  
獻臣不勝惶懼依切之至

旨催還朝夕展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准翰林魏廷珍手劄內開閩三月初八日召魏廷珍  
至清溪書屋

皇上親交摺子一封著給大學士李光地家人帶去再傳  
旨他去年除夕到家其家事皆舊日事八九箇月可完事  
完後著於十月或十一月起身赴京過歲三月閒可  
到再傳與他北方住久北方高燥南方暑氣熱難受



著善爲保養。再荔支性極熱。亦著少喫。當日朕初食荔支味好。久覺極熱。故不令進送。此皆朕所親歷過者。著傳與他。欽此。

皇上

念微臣不待假滿速使趨

又憫其衰老。起居飲食之節。教誨備至。臣伏讀涕零。望北叩頭謝。

恩訖切。臣夙受

恩知獨深且重。河嶽之潤。涓埃未酬。陽春之暉。寸草難報。徒以衰老聾聵。坐立艱難。政事重地。義應引年解職。

且家有窳窳私事。瀝控下情。籲乞歸里。恭蒙

皇上哀憐。俞允而且

天語諄諄。褒勉慰藉。命其假滿復來。在

君父垂念。臣子如此。爲臣子者。苟一息之僅存。何忍不重

繭扶持。一覲

天顏。以畢餘生之永願乎。臣原擬於明歲秋間就道。今奉明旨。當卽束裝。但臣私家之事。纔得兒媳輩歸土。臣妻尚未安厝。閩俗得地甚難。乞

恩寬數月。俾以三冬買地妥當。便可以葬事。委之子孫。卽



於明歲開春登程赴

闕矣。又念臣忝列政府，進退之間，頗係

國體。有下情劄與魏廷珍代奏，亦恃

皇上恩知深厚，故敢斗膽冒罪如此也。伏乞

聖明垂照，臣不勝恐慄待

命之至。

報明途中患病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遣家人奏摺後，臣隨收拾行

裝，以二月初十日，自家起程。望

闕神馳，恨不得尅日飛至瞻覲。

天光也。祇以犬馬齒衰，年異一年，出門後感剡溪仙霞一

路烟嵐之氣，三月中旬間，遂得脾胃之疾。及過杭州

舊病因之大發，平常每發，歷朝昏，即平復。此番夜以

繼晷，至次日早飯後，猶未痊。病中自思，幾不敢有朝

天之望，荷蒙

皇上如天之庇，幸而更甦。自此趨程迤北。

紫極日近，晨夜引領，載欣載赫。但衰老之軀，加以病後



誠恐水陸之次買藥問醫躲避風雨較以常程不無  
遲滯心切於

日月之旁而身羈於江湖之滋夢寐不寧無以自遣謹先  
差家人齎摺奏明伏乞

聖慈矜其老憊俯垂寬恕倘到京不能及避暑之前即當

星赴熱河

陛見臣不勝瞻戀惶悚之至

請赴熱河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二月初由閩趨

關緣途中屢患疾病舟輿遲延不得遂其瞻仰逼切之  
私經具摺遣家人奏明幸達

聖覽及舟過臨清接京中家信內開五月初六日

上諭魏廷珍寫字與王蘭生李鍾儔大學士李光地早晚  
到夏至以前到方好夏至以後小暑天氣已熱往  
熱河來一路山溝甚多恐雨水陡長難以行走大學  
士不比泛常之人且有年紀甚有關係欽此仰見  
皇上哀矜老臣至於行止艱虞悉入



睿慮父母之慈有不能逮恩私隆厚史冊希聞但臣急于

一覲

天顏結誠夢寐雖值此雨行水發之候然途次瞻望雲色

以爲行止或遇靈潦未收卽於旅店遷延以待消退

仰體

聖心不輕冒險託

皇上同天之庇自然無事今臣已至張家灣入京雇車驟收拾衣裝卽便就道相應先行奏明臣不勝瞻戀之至

賜示輿地全圖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五日蒙

皇上發下輿地全圖賜臣看臣謹捧到寓處披開詳看上準天度以定道里旣廣袤之不差下盡地域而究山川尤源流之易見至於岱宗一脈實從青營橫海而來黑水三名確有雍梁長河之隔此尤歷朝史志之所未講專門名家之所未明非

皇上擅仰觀俯察之智而紹伏羲之心乘一統無外之時



而陟神禹之迹斷不能周徧精詳如此也從此傳之萬世不特昭

本朝之聲教覃敷圖王會者多其紀載抑且息從來之經史聚訟述皇輿者有所折中矣謹將原圖奉繳伏乞

皇上賜臣一幅永爲家寶不勝幸甚再上年因性理精義中朱子講江浙閩廣山脈處兩段可疑奉

旨命臣具奏臣隨奏摺請

旨未蒙發下今精義已刊刻成書伏乞

皇上御筆裁定或刪去此兩條再搜別條補入或詳作案語令學者無疑於朱子之說統候  
聖誨遵奉施行

丁酉熱河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康熙九年通籍荷

皇上豢養之恩垂五十年中間陞轉俱越常調比及近歲以來

恩施益厚眷顧益優在旁人視之莫不爲臣欣幸而臣夢



寐惕驚。自量材德淺薄。不足以膺非常之福。況晚節末路。古人所難。誠未知犬馬餘生。終能苟全身名於聖世否也。前歲陳情乞休。復蒙

優旨慰留。命其私事完畢。來京辦事。微臣伏念受曠世之恩者。不可守拘磴之節。苟喘息僅續。無非報

國之年。豈敢以衰老力求休罷。惟是臣下脫殘疾。日劇一日。加以耳聾脚弱。精血既虛。六氣易感。內閣重地。百僚具瞻。誠恐奏對不聞。

綸綍之音。趨蹌有失。堂陛之節。在臣身之事甚小。而

國體所關實大。是敢冒昧籲控於

君父之前。乞將臣缺簡授賢能。庶幾要職不致久虛。至於臣萬里瞻

天。實係葵藿傾依。下情不能自己。倘邀

皇上許臣留住一年半載。或有卷帙不多之書。賜發一二種。或修或校。恭請

皇上教誨施行。因此得以時近

天光。以畢終身之永願。尤臣所禱祈而不敢希幸者也。伏乞



皇上矜憐垂察。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丁酉湯山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通籍至今。垂五十年。立朝之久。受恩之深。荷

皇上教誨成就之篤。歷數朝列。罕有倫比。徒恨犬馬齒衰。心長日短。加以身嬰殘疾。慙廁班聯。故前歲瀝誠。願恩丐休林壑。仰蒙

皇上聖旨溫優。錫假二年。俾畢私事。仍令作速還朝。復供

舊職。此前代所謂再入中書之榮。史冊誇耀。臣誠何人。而得此於

聖世。家居一年。雖在夢寐之中。感激之私。與恐懼交集。蓋自知德薄榮厚。報少施多。苟節晚歲。晏之有虧。則孤負天地父母之恩。於無窮。此螻蟻之情。不敢自隱於日月之下者也。本年二月自家赴

闕。七月趨熱河恭請

萬安。誠不自料垂盡之齡。果能復來重望。

天光。自悲自慰。更復何恨。惟是微臣衰殘聾聵之態。日甚



月加。

陛見之頃難逃

聖照雖

宏慈矜憫。賜之以休憩。扶掖格外寬假。而微臣上念

國體之不可不尊。下思職事之不可不舉。耳目手足之

用既廢。則對揚趨走之節必愆。具瞻攸存。大典斯係。

前在熱河。具摺面奏。奉

旨。俟回宮日再發。

旨意。是敢冒昧塵瀆。申懇伏乞

聖慈。准解幾務。別簡賢能。庶微臣尸素之罪。可以少寬。從

此。或得仰藉

洪鈞。苟延視息。大期未盡。莫非瞻依結戀之年。臣不勝懇

切惶懼之至。

戊戌四月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於去歲七月閒。赴熱河

陛見。具摺以老病乞休。奉

旨。著於回鑾日再奏。及十月閒。臣在湯山迎



駕賜見之頃。臣復請

旨奉

旨著於萬壽後具本。欽此。仰見

皇上矜憫老臣犬馬餘生。終始保全之至意。嗣值

皇太后違豫。以至賓天。國有大恤。神人悲慟。豈臣子言私之

時且

聖躬憂瘁成疾。臣日夜恐懼。寢食不寧。亦無暇為草芥微

命計矣。近日從諸臣後奏事。仰瞻

皇上神明粹清。氣色溫潤。微臣纔私自狂喜。知天祐邦家

之意厚也。伏念臣年七十有七。自

本朝閣臣辦事。未有如臣之耄老者。兼以殘疾不能步

趨。近又兩耳全聾。每奏對不聞

玉音。惶汗霑背。至於在直議事。或奉

旨與九卿會議之時。答問殊不相應。不特同僚譏笑。即臣

內顧。亦自憎嫌。臣聞知足不辱。若老不引分。則招惹

物議。恥辱必至。下玷晚節。上負

深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淵谷者也。幸荷

皇上矜憐。准其休致。臣應即具疏陳丐。但王綬時方以病



在告閣內乏人。臣俟王抄假滿入直之時。擬繕本赴  
通政司投遞。謹先具摺奏明。伏乞

聖慈垂察。臣不勝惶悚懇逼之至。

榕村全集卷之三十二

書

答劉國昌

夙聆貴昆玉令名。殊懷企慕。來諭諄諄。連牘累紙。其  
所稱引者甚多。然以愚書生之意觀之。三十年來。迄  
無成績。徒令沿海生靈。千里爲墟。詩不云乎。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斯非諸公父母之邦乎。何其蹂躪之至  
於此極也。客秋亦嘗不揣寒陋。發其端緒。事雖無成。  
區區之心可矢也。曾請於康親王  
議撫故云云今者諸公驟勝之



餘志氣方賒固未足以語此然恐將來亦有悔禍之日不佞尚能令貴君臣服其黼舄賓于

**王家**

此事非區區無其至誠亦莫肯擔負也目下又何必

相逼乎且吾所以軍灞上者備他盜耳老親臺其安

心以俟勿躁

此劄彼中傳誦殊無怨怒為有服其黼舄賓于王家兩句

與友人

所示惜陰錄諸編未能逐條細檢惟學庸粗讀一過諸所發明悉由心得與世之勦說雷同者不啻相萬也大學古本稼書意不謂然然觀賢者之所劈畫不

動古文章次又不悖朱程宗指度越姚江之說多矣

看來經傳之分不必太拘知止兩節及自天子以下三節即所以引起結斷格物致知之說雖未

知其是否自可修改存之以俟後之君子與方蔡諸

說竝傳未為害道也獨二書中所講論援引則區區

有欲相違覆者未能細論見槩而已尊錄云戒懼惟

一也謹獨惟精也又云戒懼正心也謹獨誠意也夫

舜言惟精惟一而子思反之其意安在曾子明言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矣今如以正心為致中誠意為

致和則云欲致其中者先致其和可乎餘如尊德性



道問學等處皆是此段話頭申明到底此恐于程朱學的不能無差惟明者審擇焉蓋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行之果行之果故守之固朱子曰致知以啓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所以成始成終程朱之言如此是二子之學的也知在行之先敬又在知之先此大學之教所以雖始格物而所謂涵養薰陶以立其基者已於小學豫之非無根本而直從事於此也中庸之戒懼持敬之說也其慎獨則兼知行以爲言也尊德性道

問學意亦如是然程朱所謂敬云者立乎知行之先而未嘗不貫乎知行之中亦未嘗不周乎知行之後故知則曰篤志審問明辨慎思行則曰慎獨曰誠意是敬貫乎知行之中也大學誠意之後而有正心中庸內省之功繼以敬信是敬周乎知行之後也聖賢之言敬者或先或後或即存乎知行之中皆有條而不紊而不可以失其序亂其名者也今若稍更尊稿以戒懼爲存心爲尊德性之事以慎獨爲致知力行爲道問學之事則此書前後通貫而於程朱本旨亦



不相悖矣。此尊錄中大節目，所願訂正而求一是之歸者也。大抵程朱之學，直接顏孟，真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於文義章句之間，後賢有作，不妨補備。如朱子於程子，可謂傳心者。然解釋經書，如語孟易詩之類，纖微委折，豈盡同哉。大學中庸，宗程尤篤，而訂正尤多。蓋其精且至者，無不同，則雖更相發明，乃所謂其揆一也。近世於其所遞傳相繼者，往往不盡心焉，而輒爭於一章次文義之更定訓釋，以是爲尊朱則末矣。此愚所以不譏先生古本之作，而惟竊願於其學脈加之意也。

上猗氏衛先生

畿輔日月之旁，勢要鱗集，大懼墮素訓而履危機，朝夜惕息。至于今日，人之所易地之所難，是以凡百艱虞，非師門則不能諒也。歲試大破人情，悍然不顧，以旣厥事，然此都自董默巖題革學院供應後，一輛一蹄，官役皆得藉口以相要制，徇之不可，亢又不行，剛柔兩無所施。始知此老慕名之舉，未盡善也。朞月後，內外頗蒙信諒，然胥役及四方奸吏，亦繁有徒，無非



欽定四庫全書  
松林全集 卷三十二  
四  
窺伺投抵以相欺誤者。一有不察。便當坐受其過。僚友亦將有所執言。而不復原其心矣。此所以一日未竣。時時恐慄也。學規不敢遽倣古人。歲試只釐剔弊竇而已。科考預戒童蒙。有能誦三經二經。或經書圈內外註。及小學全部。古文百餘篇。成熟者。文理畧通。卽與入類。初試大名府。應此科者。四五十人。拔取二分之一。以勵實學。今諸府皆欲推此行之。且令蒙士胸有數本經書也。一行沉埋時文中。舊學全無溫理。吾師積年深造。大業有緒。明歲夏秋閒。都人便倘

得賜示一二。以發愚迷。地所刻一二種小書。皆示生童者。不足呈教。惟朱子語類四纂一種。須就正時下方駐順廣閒。埃益近京圖覓寄耳。

與張長史

昨論及戒懼慎獨兩節。謂省克功夫。貫徹日用。不是只在獨知之處。兄卽云。注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卽此意也。深服敏妙。因而更加尋討。則於注兩條。始得其解。始歎朱子之書。綿密深確。疑駁者固粗疎不足道。篤信而爲之疏釋者。亦或未得其意。



也。蓋自戒懼而約之兩條。自史氏伯璿分作四條。而王姚江以爲朱子之意誠如是也。遂痛譏批。謂動靜固強分矣。今乃有靜。又有至靜之中。有動。又有應物之際。豈不益支離哉。此因錯會朱子之意故也。惟蔡虛齋爲之說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一讀。以下十六字。一句讀下。蓋言自戒懼而約之。必使其至靜之中。無偏倚而守不失焉。自謹獨而精之。必使應物之際。無差謬而無不然焉。是致字工夫。在約字精字內。不是極之至靜之中。應物之際。而後謂

之致也。僕每讀蒙引至此。輒歎以爲精當。今因兄言。思之。則虛齋亦有未盡者。虛齋是以存省分動靜。自其發解時。文便如此。恰似戒懼工夫。專爲靜而設。而獨之外。無所謂應物者也。蓋朱子之意。誠有四節。特不如伯璿伯安所謂有靜。又有至靜之中者爾。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是自觀聞說到不觀聞也。戒慎恐懼。自是動時事。但到靜中。而此意猶存。謝氏所謂常惺惺者爾。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是自隱微說到顯見也。動靜隱見。分爲四節。而非



如史王之所云也。但中庸文意俱從觀聞顯見處說來以見其功之至純至密。而朱子立言乃如此者。若主敬而存天理是本源功夫。故必返諸寂然而其體始具。省克而坊人欲是末流功夫。故必推之萬感而其用始行。理既如此。又將以兩項分屬未發之中。已發之和。故一則自動說到靜。一則自微說到著。朱子之義可謂精而詞亦巧矣。準是以觀章句之義。則觀聞動也不觀聞靜也。更無所謂至靜者。隱微獨知也。顯見對物也。更無所謂應物者。且戒懼卽約也。謂收

束此心。非復有更約於此者。謹獨卽精也。謂辨明理欲。非復有精於此者。致字實義。乃在無所偏倚。其守不失。無所差謬。無適不然。十六字之中。蓋存養省克功夫。必至於此。然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中和乃極。其至耳。兄思之以爲何如。

答彭學士

蒙示纂子牙河一段。誠有未合目前形勢者。如單家橋水只一二分。臧家橋水有八九分。以爲單七分。臧三分。乃傳聞之誤。又雄縣任邛。自受順天保定河閒



之水與漳河無涉。又漳河未合滏沱之先，已分爲二支。既合之後，又疏爲二支。此處似須詳明。又廣平縣被滏，專係漳水，乃在未合滏沱之先。滏沱之水不能合廣平縣也。謹將原委大畧臚列四條，奉塵清覽。伏惟垂擇。大抵

聖明數載精神，自永定河而外，惟留心漳河一事。漳河卽禹貢所謂洺水也。其性湍悍，不亞黃河。況至冀州，又挾滏沱竝流。滏沱亦係渾水，性亦剽急。所以其勢盛大。臧家單家兩支，皆其末稍也。臧家一支，卽所謂子

牙河，貽害八州縣已十餘年。自

上命築堤之後，六年以來，生民衽席矣。此段洪恩，似宜據實紀載。至於漳水未合滏沱之先，初入直隸之境，如成安、曲周、肥鄉、廣平諸縣，自古受惠。蓋此數縣地皆沙土，所以容易遷徙。先時河經肥、曲等處，至近年全河悉注廣平一邑。水流到此，散爲多支，所以民地多被河佔。

聖明察民疾苦，豁除地賦，以需水涸。民始有更生之樂。此漳河上游末流兩大關節也。其應如何敘述，以表



皇仁伏想諸先生自有鴻裁。

一漳河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少山，名清漳。一出長子縣鳩山，名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有合漳口在林縣境內，東至磁州虞讓村，自豐樂鎮而東，至臨漳之西北，流入成安之西南，入直隸界。二漳河入直隸，現在分爲四支。一支自直隸大名府之魏縣元城縣，流至山東館陶縣地方，歸衛入運。一支由直隸廣平縣，至山東邳縣地方，復分爲二。其一俗呼老漳河，自邳縣東北分流，經直隸之威

縣南宮棗強景州武邑阜城交河等地，至青縣北杜林鎮，與完固口支流合。至鮑家嘴歸運。又其一俗呼小漳河，亦自邳縣西北分流，經直隸之鉅鹿廣宗平鄉，至寧晉，與滏河會。又經東鹿冀州，與滹沱河會。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支。一支名單家橋河，自完固口流至青縣，會老漳河。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臧家橋河，經河間大城，爲子牙河。出王家口歸淀。查漳河現在末流所分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



三先因臧家橋一道水勢深廣湍悍而河閒獻縣上流之堤岸不修大城靜海下流之堤岸久壞故夏秋之間水發淹漫不獨四縣之民田受害而水勢所注青縣文安霸州保定各州縣俱一片汪洋人民失業已卯春

聖駕南巡因大城靜海二邑士民迎

駕陳奏乃指授方畧命撫臣將靜海大城獻縣河閒一帶堤岸盡行修築蓋西堤以護河獻文大霸保六州縣田廬而東堤以拯靜海青縣兩處滄沒又恐

兩岸對迫必有一傷復命於東子牙堤上游廣福樓地方開河一道分水入淀由是水勢暢流兩岸完固五六年閒八州縣田土盡涸收成豐倍歌咏

聖恩出昏墊而登衽席矣

四至康熙四十年又欽奉

上諭漳河現在分流須令永久分流纔好若并而歸運則於漕道有妨并歸子牙河則民田受害爾等再往詳看來奏欽此遵奉

諭旨巡看河源至臨漳縣十一月在玉泉山摺子啓奏



查漳河現在分爲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然歸運之三支，水勢頗弱。其歸淀一支，水勢獨強。約其水勢，三支之水，僅可以敵一支。是則此時漳水，一半歸運，一半歸淀。運道既無難受之虞，子牙河亦得分殺之勢。誠有如此。

聖諭所云者，然歸淀一支強而深通，入運三支弱而淤淺。臣等議得所經由各地方，應令官每年於水未發時，分段挑濬。臣等按季察視，務令此三支俱疏通無滯，以殺小漳河之勢。如遇水大時，仍用挑水。

壩等法，逼水分流。庶幾北不致挾滹沱以侵田，南不致合衛河以害運。臣等愚陋之識，未必有當。仰乞

皇上訓誨指示，遵行奉

旨知道了。

與湖南巡撫趙松五

羈繫職守，各天一方。音素雖疎，然心神則無日不相奉切也。荆南要區，古稱蠡爾之地，積歲宵旰，故

特簡清德，涖之二年以來，績效立見。誰謂洞庭彭蠡之外，



頑不可化哉。令弟頓致清華，無階上搏，謂非

聖明曠代之知，不可勵節酬恩。自是尊兄家法，方愧慙步趨之不暇，無容更綴一辭矣。弟久在畿疆，未得釋負，衰老殘病，兩者交攻，偃枕而接將吏，幾不能自支持而

聖恩以其豢養之久，未肯驅遠，退慙尸素，進憂罪罟，此心惟可爲知己者道耳。有以提省鞭策，尚祈因風指示。

答桐城張相公

素蒙摯愛，所得於前輩先生如水而彌永者，平生一

而已。獨是語嘿出處之間，心儀之而不能步其後，塵爲愧。此則氣質學問爲之疵累，雖承先生終始不棄，然而一龍一豕，固不待後世而品題定矣。

新恩游驚，晚節滋懼，又不得先生者，朝夕瞻仰于班行之末，以觀型而寡過。鴻達益高，小子方厲，先生豈可徒喜其一日之遭，而不錫之訓辭，以覺悟其終身也。近又新有亡兒之痛，今所撫者，熒熒諸孫而已。誦王荊國詩，所謂夢事中千變，生涯老百罹者，不知涕泗之零落也。因思厚德如先生，亦復經此蓼毒，矧行負神



明者耶。獨羨世兄言行悉稟家法。羣望翕然。此深爲先生喜者。惟先生知其發於真悃。而非諛詞耳。遠惟爲吾黨自愛。

與孝感熊先生商酌朱子書名目次第書

本年六月初二日奉

旨朱子全書關係緊要。交與熊賜履李光地纂修。今所奏目錄次序。有未畫一之處。著李光地移會熊賜履商酌妥當。畫一奏明。然後將書呈進。欽此。切地前摺奏數條。一謂讀書乃窮理致知之事。擬次于致知之後。

二謂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亦窮理致知之要。擬次于致知之後。三謂學之後宜卽繼之以治。以見聖學王道體用合一之意。凡此皆據地淺見。仰質

聖明。不敢自謂有當也。今讀先生所批駁。則仍舊日次序。亦無甚碍于理。謹照舊目另編爲五卷。繕寫已完。奉呈尊覽。如尚有未當。亦祈一一簽示。以便改正。又於本日奉

旨。此書完竣。欲發與熊賜履看。若到彼時有所辨駁。則從頭更張。必致擔閣。而書無完期矣。須乘此時商酌妥



當則贖日纂修方無遲悞欽此仰惟

皇上訓旨至爲明切地敢不小心上緊以竣厥事但先生

既在遠遇有所疑不能時時請正謹臚列數條求詳確指示以便如式編纂

一當日目錄原合性理語類二書合編者故未免有重複參差之處如性理目錄則有治道類之禮樂而無六經類之禮樂語類目錄則有六經類之禮樂而無治道類之禮樂今全書目錄中六經內既有禮樂治道內又有禮樂恐涉重複應否刪去祈

詳示

一治道內有宗廟宗法二目語類所無惟性理有之然性理無禮經一門故以此二目附於治道今全書目錄既依語類列禮經一門則宗廟宗法等已悉在禮經之內再出亦涉重複應否刪去祈詳示一君臣一目語類所無惟性理有之然性理所載朱子語僅三節查對吳總憲交來舊稿已收入人倫類中其所批文集內采入君臣二條則出奏疏今奏疏已另編則此目似應刪去祈詳示



一謚法一目查語類文集性理三部朱子竝無片言及之者此目似應刪去祈詳示

一節儉一目性理所載僅一條乃在道千乘之國章采出今既有四書語類此條應歸本章而吳總憲舊稿所批文集采入節儉一條查亦出奏疏今奏疏既另編此目似應刪去祈詳示

一語類目錄有老莊釋氏又有戰國漢唐諸子性理目錄則但有老莊以下至宋諸子而無釋氏今全書目錄以釋氏附于蘇軾王安石之後竊謂不如

附于老莊列之後似從其類應否如此祈批示

與楊賓實二首

自聞太翁之變未能以一紙奉唁兼慰孝思道遠希便加以病憊支離塵忙卒歲情理之曠廢者多矣負疚何言河上之行乃藉以省覲晨昏且得親湯藥飯含之事終天無恨若神明有以相之不獨見天心佑善亦以知雨露霜雪莫匪

於慰遣江干彌占浩蕩也區區以衰疾之軀孤居邸舍家閒亡兒營厝之事亦復無人經紀京中親友



近更寥寥。以此胸次。稍無佳況。雖孔孟周程之書。未嘗釋手。而霽月光風之趣。亡矣。易稿重改一過。所存舊十之一耳。規模體制。亦與舊不同。恨未與兄對面商確。以決是非。欲寫一編相寄。亦非倉卒所能辦也。讀禮之暇。幸于此書。更一留神。俟其首末貫通。疑信參會。然後合併折中。庶乎彼此之間。互有啓益也。孟子三篇。先謄去。試爲細閱一遍。以爲何如。有未是處。卽逐段劄記。覓便寄示。年月閒。倘得陳情祭掃。當卽預期相報。覬會我於錫山揚子之間。連纜旬日。據此

宿抱。餘惟斟酌思慕。存神揚顯。不宣。

又

南北睽違。接扎方知。又有護堂之戚。洵更慘怛。緬想孝思哀慕。情何以堪。然各享大齡。又兄適以行役。密邇與古人。正近地就養者。無異。崦嵫餘景。及奉清光。而湯藥殮殯。一一躬親。無憾。此可謂純誠之感。鬼神者。爲之布置安排。非人謀所及也。由是而推之。人生禍福倚伏。大抵如斯。吾儕益可以坦然而遊於憂患之域矣。惟兄嗣息未朕。深用關情。然爲德不懈。終須



本全集卷三十一  
響報寒宗萬曆間有華溪老人者艱于生育六十而始生子衆人笑語不知華溪見子勝衣否後壽九十六其孫以是年舉于鄉猶及見之稗野記識長老傳聞如此類者甚多也衰疾日劇退息之念魂夢爲勞日復一日未得好機會蒼蒼者難知諒亦必有自然氣候昔所稱急流中勇退殆亦其時命適然也勞頓之下頗理舊業然今年所修改明年軌復不愜于心以是久未有脫稿文字易說改又十來遍與兄處舊稿頭面全非筋骨亦換又釐爲二編一則依經釋義

不入旁意一則發揮凡例推說精蘊篇帙頗多現已就緒稍加一重推敲卽畧歇手矣先抄乾坤二卦奉覽字句亦尚有商量處然大致如斯矣中庸亦分二編一章段一餘論尚未愜意然承索無以應諸友將此備禮異日有相見期會得假旬日面論庶有長益耳

與梅定九二首

保陽忽忽言別兩懷惶苦非復疇昔披對胸襟至今猶不堪回首也弟之涼德幽負神明不敢尤怨先生



忠厚徹於表裏。口不聞言。人過何戾於陰陽之和。而罹此毒哉。古人有言。名者美器。造物忌之。故明逸無子。乃得中壽。堯夫晚娶。僅以延年。先生異日名家傳世。當與二公同。乘除之數。或有司之者。弟則學仕。皆負初心。將與蕭艾委翳。若但以世間所謂名位者。準折天性之傷。豈不滋感乎。殘疾彌劇。而

聖恩深重。未能引去。又恐庸才處非其據。晚節末路之難。深可憂懼。此與先生投老邛阿。委順造化者。更甘苦相萬也。數年來著述。雖有數種就緒。然疑問在古之

類尊意以爲不可不成者。卽後學所不可闕。精神稍健。幸并日爲之。來書謂體氣勝前。此周公有鬼之效也。尊稿有陸續成者。煩令孫寫草。先寄。遠期爲絕學白重。

又

違誨儵及五年。雖音問閒歲一通。終未如時親德。範面質奇文疑義之可以開愚蔽也。無日無夜魂魄不念家山。而次且濡滯。明歲卽懸車之期矣。猶未能自保。獲踐古義否也。先生山林日永。得遂卒其大業。以



知修文述古自有天命更知比來體氣清佳未減於昔未竟之緒鬼神相之矣凡屬舊遊無不深幸弟舊殖益荒獨於易學汲汲欲終初志然旋稟旋棄自知未足就正有道蓋雖無述作之才而頗有自知之審故也曆象本要雖于此道未能萬一然經高明增改故亦不忍便毀棄之夏間復點竄字句諸友重爲圖畫繕寫雖竊取疑問彌縫其闕終是隔壁堂下人窺影尋聲其弊至於扣槃捫燭之爲愚古人所以重口授親炙者蓋以此也因便寄正求輟二五日正務細

爲刪改務使文雖淺畧而無譌謬非欲以示他人聊欲稍決疑謬而隱之于心也圖有舛錯亦求標出不宣

答安卿仲弟

來廝去後我又病嗽積月甚虛弱總之衰期已及畧失調度便使六氣侵薄腠理以漸而入府藏其餘保攝保以自主至於衝犯風寒奔走疲敝則與仕宦相爲終始無所施其宣節之力也頗有陳情省慕之意然奉



旨編朱子書未竣須畢此乃更擬議弟行取恐格於大臣子弟成例要之功名天定以我平生驗之一毫不由人主張且隨分及物百里猶勝曹署但觀人情事勢以爲行止之決可耳固不汲汲於進亦不可犯古人苟去之戒恰當其節方合出處之義萬一上官禮貌未衰學校農桑之事尚有可爲赤子竭誠者留遺愛於一方不强似博一卿相耶弟好讀西方書無用如憚理致淡平者卽前漢後漢人物志傳亦好觀中間有許多可師可法之事便可印證今日進退行藏

也我此二年間甚有疾病災厄雖然摧感亦不敢忘戒懼雖然任運亦不敢廢調攝知晚節末路之難時刻愛身補過其餘則倘來安之耳此近狀故相聞

答魏君璧王振聲

諸兄奉

旨學習樂律能通其意聞之不勝狂喜近代讀書人於八股外無所知曉諸兄倘非遭遇

聖明安能開口出聲而譚禮樂之事哉僕雖看過樂書盡是故紙空言眞馬貴與所謂剝舟覆蕉扣槃捫燭之



為愚者也。前在暢春園。

皇上賜觀律管兼聆吹按之聲。微能知其和諧。終未喻其要眇。所望諸兄盡心學習。他日悉以告我耳。此事千載絕學。非

皇上生知大聖。安能使理法大明於今。此殆天意也。已具摺請

勅下施行。蓋僕雖不知律。而見

皇上前後之所參稽制作。鑿有根據。故輒獻妄言。或不至隨聲從諛也。諸兄已能辨音否。素謂周官郊廟不用

無射。為是金氣之盛。又不用太簇。為是黃鐘商聲。試察驗之。果有清厲殺伐之音否。空言無益。須有徵乃可信。

與魏君璧二首

十日相聚。頗慰所懷。來章甚佳。近來詩學尤進也。謹飭收斂。臨歧數言盡之。相期遠大。尤當以酬塞

聖恩為念。不獨身名避禍幾已也。僕年已稱上壽。過此不敢自必。況耳益聾。殘疾益下脫。雖延視息。亦未知五官四體。明年復作何狀。荆國詩云。我老孤國恩。結草



以爲期。惟子善事主。有知無不爲。千里遠相望。昧昧我思之。此刻不暇和答。借此數句以寫吾心可也。

又

自客歲重九。張家灣解纜。直至除夜。方入里門。蓋水程既已遲滯。中間又有幾段陸路。衰軀不任疲頓。遇風雨須停歇。當壯盛時不及覺。老而後知行路之艱也。所喜

聖明在御。海宇清平。山行水宿。毫無顧慮。所至人民熙攘。雞狗聲聞。詩書弦誦之風。迥異疇昔。到浙江。遂取道

江西。歷觀玉山。鷲湖。朱子講道諸處。至武夷瞻拜

御扁紫陽精舍以歸。雖筋力罷倦。而耳目蕭爽。自幸老作太平之人。兼載恩華。榮耀祖考。忘乎疾病。枝離之在身也。茲以

萬壽節未得隨班叩首。特差家人齎摺恭祝。恐聖主垂問。賤軀形狀。地方光景。附此奉達。不宣。

與浙江巡撫徐善長

先生爲邦方基。輿望大洽。韓子所謂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草木臭味。固共愛惜。其行藏也。弟離山二十八



年得賞

恩休老爲幸。至於寵榮有加。則非始願所期。念與先生卅載相知。中間契闊風顛。回首如寐。今弟老而先生亦非少。幸晞日月末光。江湖邂逅。悲歡交并。傾暘何極。自登舟來。計日吳山。而水行濡滯。于今始達境上。開書見使。德音琅然。知先生之代數亭站。無異弟之預整冠裾也。不宣。

答富韜尚

東垂寒露。鞅掌爲勞。然吏事之暇。彈琴賦詩。比之朝

朝趨直。觸寒冒病者。猶倍蓰相校耳。王司馬言。亦相憂至意。蓋恐宦途之累。愈積則愈深也。凡兄自滇南以至來東。前後所屬望於弟者。非不備悉雅意。然未嘗不歎待弟之厚。而規世之左也。薦賢是寥濶難行之事。區區薄劣。又非其人也。中間有逃聽不審。致親友相尤望者。皆傳說之誤耳。且人所至親極愛。急欲吹噓而置之青雲之上者。無如同懷之兄弟。嘉魚沉埋公車。二十餘載。耜卿亦以措大終矣。雖無奇才異等。然嘉魚涉獵經書。通算法。耜卿能背誦十三經而



解其義。比之今日名下。亦非無一善可稱者。縱弟避  
舉親之嫌。何不宛轉營托。同升要路。而使之卑栖漢  
水之濱。投老湖山之上哉。區區衷曲。不樂自白。姑舉  
此證。以爲不知其形者。視其景則可知矣。而猶云云。  
是兄待弟之過厚也。詩賦一道。當留爲吳越羔鴈。誰  
敢與之爭衡。黃石齋云。吳兒往往輕閩音。蓋魯爲齊  
弱久矣。如寒壑之魚。聚而相濡沫。無益也。至聲韻一  
事。風土所殊。散而無垠。古今未始有定論也。邵康節  
以際天人之學。定爲平上去入。開發收閉諸部。欲以

倡印律呂。窮萬物之變。然議者擯爲西音。莫之循用。  
今言南服侏儻。吾土爲甚。弟前書所謂閩人而欲同  
天下之文者。恐言未發而先破朝士之口矣。兄之規  
時也。不亦左乎。區區之私。但迫欲以垂暮之齡。觀幾  
丐退。而思得古心樸貌如兄者。相與吟詠山谿。優游  
餘景耳。誠恐吏路傾仄。異時有良朋永歎之羞。是以  
前書直而無禮。誠知其過。今翫來示。知綽有餘才。浣  
慰何似。罪累之外。餘不足計也。臨風瞻溯。

與滿鳧山總督二首



前小摺煩勞使者萬里投遞感不去心至荷

御筆批答又

旨命省視老朽存沒之狀跪讀悚切至於零涕弟自抵里  
數月竊見民俗無甚震驚官邪頗有畏憚近時暘雨  
應節順敘此皆開府正己率屬勞政勤民之效也屢  
承~~下~~問反覆思維未有以助治化者惟是士習久於  
籠囂民風亦極險詐詞訟十紙未有一真彼此傾危  
詭倣萬狀倘或通飭有司必須就事論理勿避強以  
逞豪富之奸亦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務令許告

稀少閭里相安則風俗之歸厚也有日矣此自明睿  
所最洞晰者老生常談徒成贅論也近日訓誨自家  
子弟姑以家法治之倘終無悛心必藉威嚴懲戒當  
列名檢舉望爲我一肅家規也不盡馳仰

又

价回捧讀尊示具見台慮之詳漳泉雨澤雖稍愆然  
惟海濱頗苦若近山諸邑如敝縣者則可稱豐收也  
兩浙屢有澇患今又重煩尊神發倉賑糶之外似無  
長策當年直隸亦有兩府罹災捐俸煮粥借庫銀五



萬買粟平糶。但所差州縣印佐官。須極老成慈愛。而  
又精明。幹練者。甚不易也。明府籌畫周詳。兼有徐撫  
軍協議。自然能爲一方造福。下問所及。愧無以仰贊  
也不宣。

答陳眉川中丞四首

明府厲行清修。得儒者淡泊寧靜之要。而且克廣德  
心。以教人成物爲念。移蔡來茲。真九郡士民之福也。  
前翰垂問。未有以復。蓋教化風俗四字。自明季而不  
講。禮義廉耻。自士大夫犯之。讀書者荒於業而不檢

於行。齊民亦惰於游。而習於奸。風聲日下。殆非旦夕  
所能還返也。司士者學使。司民者郡縣。今

聖

上特重其選。意有在矣。明府莫若引學使郡縣諸君。與  
之上下議論。學校則清貨。旣絕請謁以外。如何可以  
成材興學。郡縣則謹簿書。飭簠簋以外。如何可以厚  
俗移風。令之各盡其心。而各條陳所宜行者。明府虛  
心採納。而實意鼓舞之。精誠聳動之下。自然有風草  
之勢。比之就士民而家喻戶曉者。萬不侔矣。區區老  
生常談。聊以備高明之擇。惟裁教之。至書院師長一



席在宋元間實與當路者相扶持誠得其人造就不  
淺昨歸途見南浙江右所延致者粗讀書不放蕩肆  
求稱其任難之又難閩中先正風流久已墜歇學植  
淺薄者固無以服眾即稍有聰明聞見而習為華靡  
無高志遠識者羣居終日其誤學者更深也漳浦蔡  
翰林世遠有嚶嚶慕古之志與俗下秀才一片名利  
心者不同所讀書又知以朱程為宗經史諸家漸能  
涉獵所見紳士未有過之者明府若欲引與共事更  
盡前輩切劘之義庶幾於數學交收其益也弟抵里

來見自家子弟及鄉黨間習染深重未暇與之語上  
聊為立規約數條望其去太甚者知懷刑守法而已  
謹錄呈記曹非望推行他處但恐將來有頑梗負恃  
非懸車里老所能化者須藉威重加之殫括故願豫  
知之也吾輩受

恩深重砥礪同心倘有教誨無恡嗣音不勝顛望

又

价回多煩裁答儒雅風流溢于墨楮敝鄉自蔡虛齋  
陳紫峯林次崖諸先生後實學衰歇至明季而大敝



欲興之者。舍崇經書。勵行義。則復古終無望矣。若徒課文賦詩。爲制舉之羔鴈而已。雖使科名盛如吳越。恐非明府所以振起育成之本志也。蔡聞之。志尚不。凡旣蒙招致。惟授以規撫次第。賓主相與設誠。而致行之。朞月而變。三年而化。弟老矣。庶幾猶見閩學之興。豈非數百年而一時與。不宣。

又

南訛舒炎。緬想仙鄉風候。於茲爲烈。況名賢自有性。分清薰。啓處安和可卜也。朱子今書前承制軍惠示

一部。茲周易折中校刻之工。尤爲良善。此二書

上意

在廣播。雖有發在學宮者。而庸鐸束之高閣。士人不見聞。似須許坊賈刷印行賣。先以百十部付之。俟其鬻盡。更請庶幾猶有好事者樂觀。在此時閩中。則漳州士子。最有高興。每販古書者。至漳未嘗不售盡也。惟高明裁之。餘悃嗣布。

又

衰疾已甚。坐立俱已艱難。無論宣力。徒以

聖恩逾分。牽勉扶曳。一望闕庭。用盡餘生葵藿之心。來書



盛有稱引。不但德不逮於古人。亦自度漏殘聲稀。非復大扣干雲時也。明府以醇學清修。有度秉鉞。自是七閩蒼生厚福。過承沖挹。誠未有以効芻蕘者。至於俗化澆訛。由於長吏政教之不先。訟獄以貨賄為高。下農桑學校。嗤為陳言。而莫留意。則昨日固已及之。明府亦甚深憂。累歎于茲矣。或者振動懲創。時行一二於寬大寧靜之中。吏畏則民懷。奸鋤則善勸。不知可為新政之一助否。今日儆裝。明日於鳳山橋相俟。眠食格言。長路當以書紳。附謝不盡。

答江蘇巡撫張孝先

先生清風惠問。披拂三吳。故令士民謳思。譽命上達。蚍蜉之撼。莫能謗傷。凡屬同道。無不仰頌。

聖政而私喜賢路之不崎嶇也。弟舊在棠陰。抃幸尤切。屢荷翰教。不勝溯洄之慕。直以衰病虛點朝班。未能親承講論。早晚倘邀

天澤。投老林邨。維舟閭闔。一瞻德粹。是所夢寐繫想者也。未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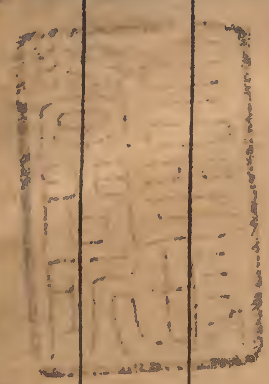
與浙江學使汪荇洲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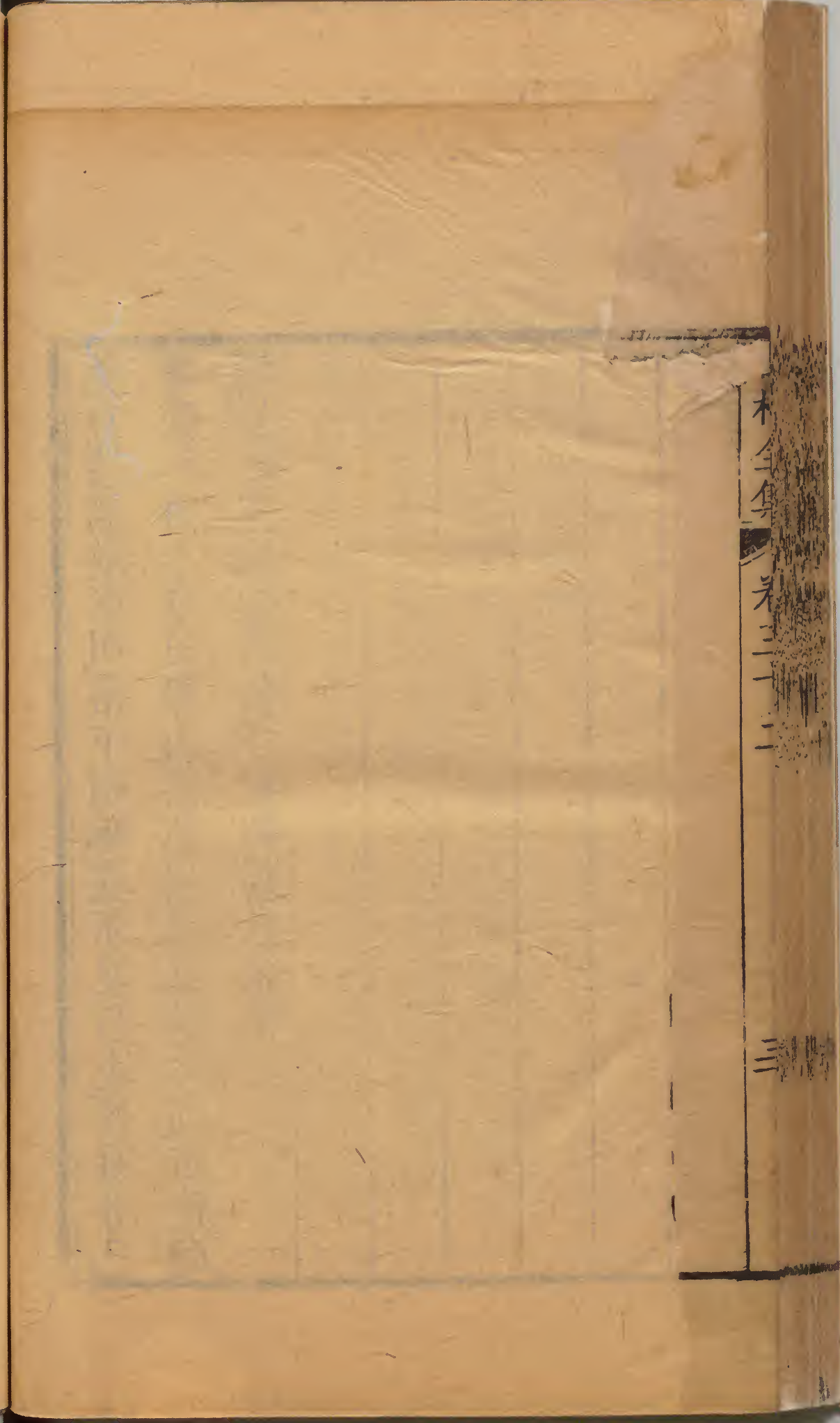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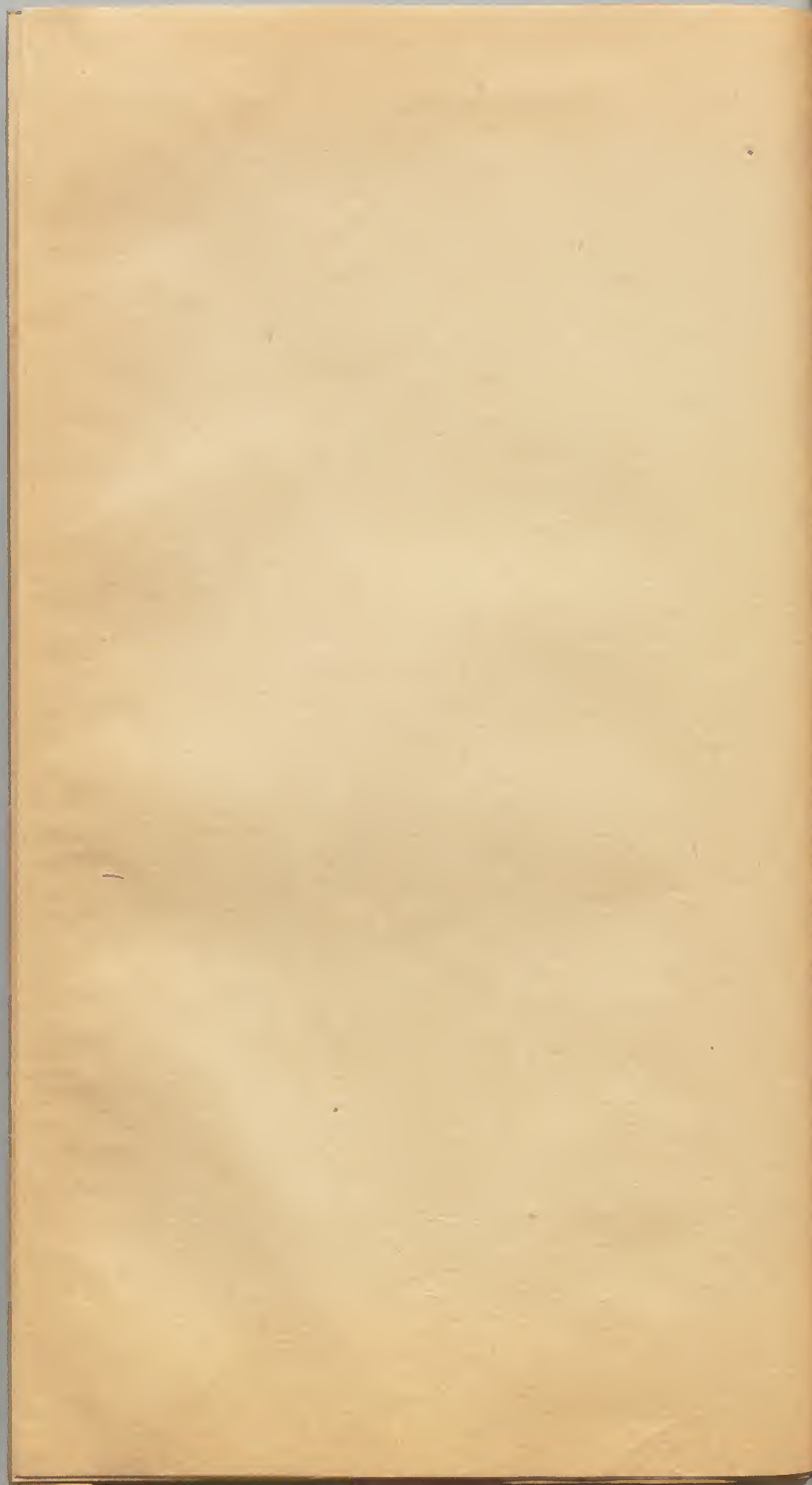
去歲舟中夜話兼檢課牘殊愜鄙望今竟邀譽命所謂神之聽之文章有神者果矣到京後累承折華以爲慰薦自客冬丁

國郵春來職鞅頗多未去之身義當黽勉數字寒暄無暇相寄然所願者益勵素心使上下無瑕可摘非特懲毖於目前近事而所以風流兩浙百世不磨者在此是矣論文之際以真品實學誨諸生尤當有興起者前此一變至魯今年養育成就豈無趨而逾進以繼吾聲者乎令昆竭誠相助又得多聞直諒與共晨

昏自然儒效彰明俗下相咻盡不足信也僕衰聾已甚勢不得不力白歸山倘於桐水三衢之間重獲邂逅豈非厚期預寓數字相報諸款未悉







木全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